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闕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張 蕤組垂叅閱

鄭黃門奏議

奏疏

鄭一鵬

却貢獻以光聖德疏

却番王貢獻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臣  
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

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

面應否起送你部裏還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

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

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

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

周公亦以德不及爲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

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册足爲

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卽位之初珍

世屬初政太

改正後末年之舉故此欲却異物之類  
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滂巧異玩困于嗜好古帝王莫

能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下所必屏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爲聖德累

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象以

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爲而費肉以飼

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今乾明門等處

禽鳥蟲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

者皆仰給大官日費猪羊米穀黑綠豆菊秫之類以

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聖慈通行釋

放未蒙 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卽非  
土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却之有  
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  
之矣。臣聞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爲不  
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  
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  
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爲法。迺欲踵周穆遺跡。  
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輒  
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送之使。或折辱

厨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  
倍蓰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  
朝貢未足爲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  
若盡行起送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  
該部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  
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  
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  
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  
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專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

禽鳥蟲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應特賜停止仍乞  
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爲獻則皇猷益光聖  
德益隆臣不勝願望之至

止傳乞抑奔競疏

彈劾席書

近該吏部題爲纂脩事奉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陞  
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爲乞恩比照  
事例該陞館職事奉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  
劉夔編脩欽此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  
明之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

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爲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款、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施行、欽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夤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叅送法司重罪黜退、爲民等因、奉 聖旨



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列聖愛之重之，布在令甲，爲子孫法。我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雜流，若文臣清秩無有也，豈非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爲之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

時權奸所不敢爲。而書敢冒爲之。是其罪反浮於寧彬輩。謂陛下爲何如王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爲天子巡守重臣。不爲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脩職圖報。矣。內外之擇耶。且先朝子弟爲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俱資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爲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爲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克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

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儉邪  
小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

轍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璉夢以誣  
搆大臣，既見其疏，畱中未出，復肆哀憐，爲其弟以改

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璉之疏，必不上矣。書

無過刻然持論甚正

四事不及張桂二公不

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璉夢甘爲鷹犬，無復忌憚，平生  
奸僞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爲大臣，而爲子弟  
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污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伏望 皇上下大奮乾斷，收回 成命。

將席書亟賜罷斥，爲大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退爲民。其書及璉等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肆讒之奸，不得以汙治朝。貧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清矣。

乞遵成憲保全諫官疏

乞宥諫官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爲盛德，爲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有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

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

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

此說亦得。此湯承叔遺意。善于進退。

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

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

沉湎酗于酒德。自常情觀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

樂受之。不以爲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

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

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愆。外施仁義。羣臣皆爲

黯懼。武帝稱其爲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

臣且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直言也洪  
惟我 祖宗以納諫爲家法 太祖視朝罷召六科  
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  
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  
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  
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諭楊  
士奇曰近日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  
來朕每聞羣臣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吾言有過未  
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中

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訐直尚書李慶請罪之太宗

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朕爲

何如主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煩瑣免其朝參自是

言事者少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

言有過實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命士奇

書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爲

戒則當時諫官言事雖訐直煩瑣者不加罪也凡

朝政有缺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于奏事時當

陛下劾土木之難給事中王竑面劾羣奸至手繫錦

衣衛指揮使馬順以死則當時諫官皆得而劾也故  
當時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譽諤之風以開億  
萬年之業端在于此洪惟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  
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  
竭忠悃以爲千萬載一時也比來勵精之勤頗衰于  
往昔聽納之美少淪于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  
事忤慢致蒙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繼復調外  
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陛下慎重綸音以  
示天下以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夷稱爲



堯舜主斯我。祖宗所樂聞在。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奈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有餘，在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構以竒禍，遂使諫諍路阻，姦佞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爲，仰賴陛下改絃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爲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邪。且繼會所以感觸諱忌者，以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誰不愛身重祿。縱有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

爲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舜禹配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已，乃今以言語之失罪諫諍之臣，無乃爲 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耒鋤棘，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冰霜夏殞，山谷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于元旦之日，南直隸以達

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會若復補外誠恐羣臣以爲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姦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惜，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會收回。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爲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許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祖宗齊美虞周，實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倦倦之至。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重經筵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睿知夙成，日御經筵，緝熙典學，此大有爲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陛下加之意而已。所謂

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爲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經筵者三事條陳于左，伏惟聖明裁察，幸甚。一講讀之官莫難于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岳牧，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國子監祭酒今養病魯鐸、翰林院修撰今謫官呂枬，道德深純，經學蘊藉，皆負海內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未還，士類莫不惜之。乞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日侍經幃，使得

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爲善類之蠹。則左右前後莫  
非正人。書所謂小木之臣，咸懷忠良。以且夕承弼厥  
辟。此之謂也。一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辯。臣聞太  
祖時，宋濂等講經義，從容賜坐，咨及時事。太宗時，  
楊士奇等日造，辰前承顧，問漏下十數刻始退。  
孝宗御經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書王恕  
至以聖躬過勞爲言。今經筵講讀數行，儼然而  
退，情意略不相接，而望輔養之益，不亦難哉。乞於進

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無耻下問或

官中所看

書史

聖意有未透徹處卽

賜延訪夫治亂存亡

備在史書爲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講治不講亂講存不講亡人主何所儆省乞命講官臨文講誦無

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聽言寬征而治成寡

帝以滂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

儒納諫而興桓靈以錮善類親小人而替隋煬帝以

任刑罰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

教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



皇明經世編

鄭常二公奏疏  
卷之一

重經筵

主

平露堂

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  
要於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  
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  
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于  
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一學問之功莫貴  
于有恒切見孝宗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方纔  
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  
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念自生日

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卽此心而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旣得以調攝。聖躬。又得以輔養。聖德。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

韋大理奏議

奏疏

韋商臣

應 詔陳言平大獄疏

陳言平獄

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卽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卽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曹叅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一爲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羣臣伏闕號泣以評觸犯聖怒，大臣調

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餘以爲首克軍者、  
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剝死者、編修汪思等凡  
十七人、以恐迎忤使臣而拏問者、副使劉秉監知府  
羅玉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拏問者、布政馬卿  
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竒主  
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  
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  
天象、下駭民俗、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  
爲伏 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

有三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陛下持重。大宗崇奉正統，爲宗廟社稷計至深且遠。若諸爲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左寺正母德純爲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今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懽心。臣夙聞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宥者二也。先帝朝罪謫者，陛下悉

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爲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陛下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

可謂正言無忌

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謂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豈非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送迎及織造逮繫諸臣。其疎慙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

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監等  
送迎館毅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候倉卒不及候  
迎因院宇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  
惡然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  
不免窘辱于當時拏問于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  
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爲 陛下保  
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 勅或失安靜之旨  
故卿等少爲鉗制以安其民是知有 陛下之民而  
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不得以擾民

可知矣。爲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監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直。而欽等遠有拏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陛下在上。顧反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好之。故今日恃陛下爲甚厚而敬。陛下爲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盡復其官。庶幾猶不失明允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



罪固不可逭矣。然臣愚以爲臣子之微，或失儀於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其敬之過甚所致耳。是過也，非故也。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陛下

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曰：失儀者，拏問亦祖宗之法也。臣竊謂祖宗良法美意，尤

有大於此者。誠能舉其大，不拘其小，得其意，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臣願自茲以後，侍臣於失儀者，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陛下於旣糾者，或從而宥之，所以廣其量。上下交盡，夫

誰謂之不可耶。以京堂憲稟爲所屬小民。許奏下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爲諸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爾。夫天子所以爲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然。不可犯爾。故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而朝廷尊。今所屬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陛下之福耶。且陳彥章所奏。憲臣方囚首垢面。係累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顛偃然得寧家以去。樂護等刑部

鞫之於前大理評之於後。法律具在。誰敢容私于其間。而內批降級調任。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路。凡此皆非。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爾。臣謂此先帝朝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爲。而謂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禍耶。況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猶欲添注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革。故當時兵部之執奏。科道之交

章。殆有見矣。陛下嘗得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  
臣之官。正妄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  
考其賢否。而爲之黜陟焉。庶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  
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筮仕之始  
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終難久  
待。苟不及時。少盡微忠。萬或填委溝壑。則負陛下  
擢用之績。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化誨之功。  
臣安敢避嫌遠罪。而不一盡其愚耶。昔有虞臯陶爲  
大理。天下無虐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叅處法  
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於  
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  
不可而置諸此、恐小忿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  
舜、臯陶、二聖交孚、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  
時、聲譽垂於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  
企服於無窮、今臣位微力劣、不敢望戴胄之賢于  
萬一、況臯陶之聖乎、然陛下寬信之德、則上追虞  
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曰、吾君不能從、付諸太息

而已哉。沉邇者水旱瀉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

蝗蝻之災，迨遍天下。又西戎犯順，說者謂應春首五

星聚於營室之變，有識多爲之寒心。臣以爲消弭備  
禦之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

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

消外憂爾。其轉移幹運之機，亦非此疏所能盡者。伏

乞 聖明揆狂夫之言，舉蒙轡之意。下臣言法司議

果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

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顯戮，以彰 陛下之義。奉

皇明經世編

新書二公奏疏

卷之一

一

平露堂

奉忠懇不勝待罪之至。

疏上以治名演奉悻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郁汝 于衡參閱

李司農集

疏

李士翱

欽奉 勅旨陳言民情疏

審畜牧寬力役

一曰致畜牧之盛臣嘗經過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地方每見膏腴之田率多荒蕪乃問百姓何不耕種皆



曰。缺少牛力。繼言買牛者。陞戶當差。又見荒田之中。所牧有馬。問之百姓。民耶。官耶。皆曰。近來人家少。得有馬。此多是官馬。我百姓苦受馬累。幸遇 聖明。常折解馬價。非此仁政。相繼逃亡矣。臣竊惟天下大事。在於兵農。而利農之具。莫先於牛。利兵之具。莫急於馬。往時牛馬有餘。民樂於耕。而汗萊田少。兵勇於戰。而備用馬多。近年以來。北地差役繁重。有司審編。均徭立例。雜出以爲能。舊規侵失。而不顧如百姓之家。有田數畝。買牛一隻者。里書報爲有力。隨量陞戶。則。

有家頗過買馬一匹者，里書指爲殷實，隨超陞戶，則  
致使里有欲耕之民，野有可種之地，卒不勝其科役，  
乃不敢買牛以召差，田多荒蕪，糧多拖欠，無怪其然  
也。又民馬旣畏私養之累，坳野豈有生息之蕃，故官  
馬倒損旣無從以買補，徵解備用，始從宜而解價，亦  
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也。以臣之愚，私憂過計，以爲今  
值大造黃冊之年，圖惟寬恤培養之道，問國之富數或可具數於  
黃冊，但驗馬以對亦古制也國家之富盛，不可登載於均徭，徒爲閭  
閻之騷擾，宜示禁例，凡牛馬之畜，私養於百姓者，任

其多寡均徭不以此陞戶則編派不以此科差役里書不許告訐以生騙官府不許立例以沽名至於私宰私販之例又申明而必行之如是數年之後生養蕃息牛足於耕出作有其具南畝無惰農矣馬足於乘緩急非所憂北塞有精兵矣。

二曰寬力役之征臣嘗延訪南北直隸以及各省地方均徭其審編之法有一年一編者有二年一編者有三年一編者皆因時地之不同繁減之不一輕重之不等固難執一隅而議擬也其大約相似有不均

者曾得聞之於各地方或士夫之論或官職之談或  
小民之口皆曰均徭差役在州縣者易當在府運者  
難當在三司者尤難當蓋在下之差居家應役使用  
既少且不妨耕在上之差使用浩大既解正身又要  
雇人未經着役勒出扯攔掛腳頂頭等項銀兩既已  
滿役扣除幫補公使不得領給一半與其人銀俱虧  
不若解銀雇人是一差費銀數十兩重者累及二三  
年又每見一衙門一官府皂隸名數太多其他如庫  
斗門禁各項雜差亦多冗濫百姓受均徭之累已重

併矣。夫民事繁要有四：錢、糧、里、甲。軍需均徭是也。錢糧有定數，里甲有定役矣。惟軍需均徭，在南方者，軍需自軍需，均徭自均徭。在北方者，均徭有料價，即軍需之別名。是北方均徭有庸，有調，一事兩竝，法行已久，間不容議。謹以民情不堪，均徭通天下者，而推廣之。是欲其定官息之數，革頂頭之銀，出雇直之價，皆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官，皆以損乎上而以益乎下。臣嘗伏觀大明會典所載，正統年間定內外衙門，皆如其數。夫何在外都布按三司，以及府、運、州、縣，其公

使皂隸之數不知幾倍於昔矣。就司中一官而論，有

更有一名而四五人充之者，徒限名數無益，無良吏自滯

二十六人者，有二十四人者，有二十二人，二十人者，

之

雖少亦不減十八人，十六人，夫掌印之官，居常在司。

而巡守之職，又時歷地方。要之雖少，亦足用矣。不知

徒多抑何爲也。此法久人玩，而事之在所更定者，且

近年議減官以節財，所惠有限。孰若通行各官崇儉

不奪人，其惠無窮。乞勅下戶工二部從長公議，某衙

門共該若干名，某官職合用若干名，皆當經畫一之

規，立久大之法。其各該司府等處如庫斗門禁等項

雜差亦行撫按官公同會議應該節省者量爲裁減仍將各處裁減過數目具造綱目文冊送部查照固不可使缺人以廢事亦不可太濫以靡財徒爲民病焉至於頂頭掛脚等銀尤爲病民之甚者蓋小民輪當均徭舊者既滿新者替至乃勒出銀數十兩以爲前項名色是慮其逃走以此爲之防也且民之先事而去者既已無從科派而盡併於見在人戶矣今彼既已執役而一日之差未當乃先辦空虛不用之銀此苛事害民而法之在所必革者又百姓之情隨其

差役願出雇值。大抵差役之重多。此方生、今尚行心差、是有田之家願秉

耒耜。不願走卒。寧甘雇替之倍價。不甘咆哮之音聲。

其情如此。如差之在州縣者。或雇人。或自役。聽從其

區公案會後而子障爭之甚力誠違情之論

便。如差之在司府者。推不欲之情。立適中之法。酌其

役之重輕。定其價之多寡。各該州縣徵收在官。先事

之期。差人類解。或徑解各該衙門。聽其處雇。或解之

該省府。分代爲之雇。凡事干錢糧主守者。仍用正身。

非係緊要事務者。俱從酌處。夫如是一則可不奪於

耕夫。一則可收養乎閒民。一則不勞州縣之勾擾。一



則不待三司之督催。是一舉而四美集焉。亦似乎其可行也。臣嘗考之。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初令。凡兩

京公使并倉庫秤子等役。不願應當者。每名歲出工食銀十兩。至今行之。百姓官府皆兩便焉。臣以爲差之在內者。猶其在外也。立法亦不容以大異也。或曰

差用正身以防積年作弊者。噫。使果用正身。固無容

究竟百夫野人皆能示使。自府州縣請務均數耳。

議矣。乃解正身爲雇人之地。出頂頭之銀耳。其終亦何所容乎。且慣熟之輩。雖難防。而控制之法。則有要。歷來京中此輩亦多。又事弊叢生。各官皆能約束之。

隄防之。顧衙門之在外者。關節界限。尤宜謹嚴。反不能治之。而以是爲辭。使民喑然甘受重併之役哉。

預陳邊計以備虜患疏

預防守足兵根

數語中樞所宜知

竊念防邊之計。大要有二。其一封疆之臣。彼此相防。不能自處者。必須朝廷之上。爲之力主。其二地方之事。因革隨時。不可懸斷者。必須封疆之臣。自行裁酌。若事當由中處者。不爲之處。則往返奏請。坐失事機。不當由中制者。強爲之處。則動難遵循。反成文具。臣等待罪本兵。不敢繁文複辭。止以來歲緊關事宜。

條議上 聞于該鎮應行者行令各鎮自行區處伏  
乞 聖明省覽 勅下臣等欽遵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這預陳禦邊事宜具見用心區處都依擬行欽  
此欽遵備咨行臣議照寧夏即古之朔方我朝有  
其地初立爲府尋罷置衛謫戍築城先年胡虜衰微  
邊陲靖謐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盜遺留種落住牧  
賀蘭山後時出侵擾而套中虜虜又秋則浮水冬則  
踏冰往來爲寇寧夏受患蓋非一日及查本鎮地方  
東自花馬池永安墩起西至橫城堡黃河岸大約二

百餘里。止以邊牆爲限。中間沙棘低薄。鋪墩疎塌。常居其半。自橫城河岸馬頭墩迤北。則有黃河爲險。沂流二百餘里。至鎮遠關。而牆之北。河之東。皆爲胡虜之巢穴矣。自鎮遠關河岸至賀蘭山脚。僅有七八里。以北爲沙漠。乃胡虜往來通衢。先年據此崇岡峻嶺。建置鎮遠一帶營堡墩臺。森密防守。得控咽喉之地。實助山河之險。又北自賀蘭山寧朔墩起。南至中衛岔口墩止。約有五百餘里。但北段雖以山爲險。岡阜脊薄。而隘口且多。南段又在黃河北岸。邊牆坍塌。而

與賊爲鄰，是三面受敵。延袤千里，以實在三萬有餘之兵，拒猾獮山沒不次之虜。臣等職守封疆，憂惶莫措。近准部咨條陳款目，若地方事務，因革隨時，本鎮可以酌處者，協和公議行之。其間如火器馬匹，有所不足，竊隘應該增脩邊關，在所當復。分布合衝僻之宜，操練得攻守之利，是皆重且大者。逐一隨款詳議，開立前件條陳上，請裁察。

一千里徵兵，原非得已。比因山西虜患異常，選調延寧遼固人馬陸校俱於四月內到邊。至今九月盡始

議發回半年供費無慮數十餘萬太倉所積有限豈能常繼且兵馬一調在我則此實彼虛在虜則避實擊虛如近日延綏雖幸而成功深可爲鑒合無將來歲兵馬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官五月以後各差垂覺人役出邊遠哨如果虜欲侵犯本鎮將該鎮人馬儘力設備仍查隣境地方果無別警差人尅期徵調應援如延綏應援山西宣府應援大同寧夏應援延綏固原應援寧夏之類大率往來止以五百里爲期其鄰境官員一聞警報不必候其移文調取一面發兵

一面具啓行日期并軍馬數目火速奏知如敢自分彼此就誤事機聽本部查叅從重治罪

一切照本鎮三面鄰賊出沒不常而戰守異勢緩急異時夏秋爲備稍易冬春爲備實難蓋以鎮城跨河

山之險上自廣武下至平虜中有漢唐二渠導引河

水溉田東西南北三百餘里溝洫沮洳馳騁未便兼

遼寧夏所稱塞北江南也

以關隘謹嚴胡騎難以併進惟是冬春河凍及春秋

花馬池一帶以至鎮遠關往往達賊逼近邊陲若出

兵遠襲角勝絕漠之外非計之得也必以守備爲本

不以攻戰爲先。故先年建議自六月以後，主客兵馬約有三萬，會集歷境，分布防守，然守之之道，不過預備糧芻充足，繕完墻堡，堅固增置墩臺，舖舍，鋒利火藥器械，金鼓旗幟，森列軍士，川湧林立，將令刑嚴賞重，而又上下親睦，日相警戒，賊勢大至，則強弓勁弩以射之，鎗銃卽機以擊之，使在我無可乘之隙，在彼有喪膽之阻，旬日之間，胡馬俱困，自將奔突竄伏，此以全取勝守策之要也。又慮犬羊之衆，動號數萬，若如風雨飄忽，併攻不備，入我邊境，斯時斯際，以戰爲



主。要必先明斥候。謹嚴烽火。收斂人畜。堅壁清野。隨即分布。選練主客。各枝兵馬。截其向往。扼其險隘。可列爲伍。大陳各去數里。營壘相望。刁斗相聞。以爲犄角之勢。以觀鏡情之氣。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旣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來攻。我之別陣。速來應援。賊必不能相顧而敗。走散兵肆掠。我之分布軍馬。又先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且料散掠之賊。倉皇無所顧慮。寡弱必可征勦。我之兵馬。或夾攻以挫其鋒。或出奇以躡其

後或隨機以乘其弊使散無所掠聚不能戰進無所  
攻退不能守旬日之間自速敗亡此則良將戰勝之  
大略也然邊鎮之道不外戰守而熟思過計可以安  
邊保民者有二道焉以今觀之沿邊牆內設有營堡  
俱委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前去管理或數月一換擬  
差各衛軍人及新募軍丁前去防守又名數不足况  
在堡之軍多無室家旋復逃亡孰有戀土之心管堡  
之官視如傳舍每事剝削皆無固邊之志爲今之計  
若查其營堡大小軍數衆寡地方緩急遠近應改爲

守兵更番別人無定志此弊道

守禦千戶所者。每所足官軍若干員名。必勾擺邊防守之數。如近年改興武營爲守禦千戶所。比而行之。將見數年之後。生養蕃息。官軍自爲家室計。而守邊無不固者。此亦宋之范仲淹經畧西夏。築一城堡。設兩指揮防守。以拒元昊之故智也。又查得近邊營堡。地土廣濶。俱無稅糧。堪以墾闢耕種。中間田坂溝渠河道。又可疏濬積水。以資灌溉。今皆鞠爲茂草。所以本鎮草束。不難爲備。况近奉勅諭軍民人等。但有各邊拋荒堪種地土。自來無人開墾者。聽其儘力開

墾定爲已業。永不起科。但在邊官軍人等。未見樂於趨事。蓋困極之餘。各堡官軍。緣無定居。所以招之不至。設若官軍各有職業。在邊住守。官爲之分撥開墾。又代之出辦牛犍種子。夏秋勤爲勸課。使之自食其力。足供一家俯仰之用。凡冬衣布花毛襖之類。必先自守邊官軍給散之。將見官軍無不足之家。邊境無不固之處。而腹裏亦得以安枕矣。此亦漢之趙充國鎮守金城。充拓營田以實塞下。邊氓坐困先零之舊計也。

一兵糧二事論者甚多。要之國初俱有定額。延至今日。兵不足。則糧應有餘。糧不足。則兵應有餘。乃今二者俱乏。當求其故。兵之不足。不過逃絕。糧之不足。或由虛費放糧之時。止據舊冊。平時未曾清查。按伏之擇將為本時。止論一枝。臨行未及查點。軍有虛數。故糧有虛費。加以災傷拖欠。祿米增添。益見其不足矣。合無通行將各衛官軍。逐一清查。凡係食糧。人人可以赴敵。凡耗糧之事。如放支按伏之類。通行禁革。

及時修武攘夷安夏疏

寧夏營堡

看得築塞牆以拒守，疊敵臺以便攻，開暗門以利軍。官往來哨探，出奇設伏，皆禦虜之長策也。但查寧夏河東沿邊營堡九處，延袤二百餘里，止花馬池安定與武清水四處暗門，各相距六七十里。且又直衝虜套，在彼易肆窺隙。在此未見勝筭，而高平永清毛卜刺紅山橫城五處，俱未開有暗門，宜當添置。及詢訪先年賊虜攻精鐵，斂數少，不過一二百賊，奔來掏挖。其餘千百爲群，在舊溝壕塹之外，用箭射退擺牆之軍。蓋由知暗門隔遠，又無按伏精兵出而掩擊，所以。

每得憑陵之志。今則墻垣既固。敵臺既築。而於暗門。暗門之設。即府鎮大城皆宜多置。出奇制勝之策也。之爲用。必明迂直之計。必設奇伏之兵。庶於伐謀伐

交之策。斯得其萬全矣。爲今之計。合待防秋大兵雲集屯邊。胡虜星散遠套。防備既固。經營可施。或於高平永清毛卜刺紅山橫城五堡。隣近邊牆高阜去處。比照花馬池等營堡。各開暗門一座。仍各加鐵葉闌板一扇。防護門牆。其上用划車秤架。以時啓閉。再於各暗門之外。增築月城。如花馬池可屯兵一千。其餘可屯兵四五百。就於月城東向相對敵臺處。所重開

暗門一座而門之內兩頭各置鐵裹闌板一扇亦置  
划車秤放如無事之時責之叅協操守等官執掌鎖  
鑰嚴明門闌重關之禁稽查哨探投降之人倘或賊  
虜近邊瞭望得實一面分布在牆在臺軍士齊執火  
器弓弩以伺攻打騎射之賊一面揀選精兵在月城  
內按伏俟其步賊過壕空牆度其可勝官軍奮臂疾  
驅賊勢倉皇必就擒斬則是循牆拒守者既獲其力  
而從傍橫擊者克致其捷矣。然或衆寡不敵必在於  
守而所守之中又當寓戰之機也。先將舊牆暗門開



板閉放完固。次將鐵蒺藜徧佈月城地下。却將新開  
暗門大開。而內外闌板亦俱秤起高懸。仍號令擺牆  
敵臺軍士。各持火器弓弩等件。相機齊發。賊見暗門  
既開。必不攻牆爭馳而進。待賊進十數騎。官軍即將  
划車懸起闌板一齊放下。但見未進之賊。被牆上攻  
打。必退伏奔走。而既進之賊。人馬爲蒺藜刺傷。在牆  
官軍。又環圍投落矢石飛炬。則賊如在釜中。必速滅  
亡。是門墻用地利之險。而攻守有合一之筭矣。其添  
築暗門月城計筭。夫工糧犒物料等項。大約用銀二

千餘兩。本鎮查有在庫無礙。賊罰堪以動用。若能併  
工一月之間，迄成不世之防。自絕胡虜窺伺之心。矣  
臣等又看得邊牆之外，先年根脚固實。壕塹深廣。堪  
以阻禦。延今年久，淤漫將平。利於馳突。亦俟防秋之  
日。隨宜相度。脩濬及看得壕塹之外。地勢渺茫。若遇  
大虜臨邊。官軍不料遠近。每將火器矢弩妄發。亦宜  
酌量。每於相對敵臺牆外。約有二百步之上。豎立六  
七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堆。則用攻打極遠神砲。無  
敵鏡手把砲頭朗機等器。以磨擊之。又約有一百五

此法宜行。并可疑賊。

十步之上。又立五六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堆。則用  
攻打次遠神鎗神銳二期機七眼鎗等器以膺擊之。  
再約有一百步內。再立四五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  
堆。則用射遠神臂強弩弓矢火箭及三眼鎗佛朗機  
等器一齊而併擊之。則射打無不中之器。無不傷之  
處。將見胡賊自奔突竄伏。而不敢窺伺我之邊疆矣。